

对湘西农村生活的沉思，对生活在下层的农村女性的描写，展开了一幅当代湘西农村生活的大画卷。

中国当代乡土小说

门外即天涯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花城出版社

门外即天涯

介子微 著

中国当代乡土小说

广东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门外即天涯 / 介子微著. 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8. 8
ISBN 978-7-5360-5395-3

I. 门… II. 介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03234 号

责任编辑: 张 懿

技术编辑: 易 平

封面设计: 宙 粒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
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区中心路)

开 本 889×1194 (毫米) 32 开

印 张 10 2 插页

字 数 290,000 字

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5,000 册

定 价 2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—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作者自述

介子微，出生于湘西，暂居深圳一隅。喜欢一切微小的事物，难免亦沾带一些小女子习性。曾以为人生就是一场平淡的旅程，但意外因文字而化蛹成蝶。面对现实的苍白，沉迷于文字的丰富。涉猎广泛，纯文学，都市小说，爱情小说……皆有戏笔涂鸦。因自觉归类于平凡的普罗大众之列，亦由此自封为草根文学的非著名代表人物。现供职于全球 500 强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内刊编辑部。



目 录

1	石鼓门	<i>001</i>
2	门外即天涯	<i>031</i>
3	左乳	<i>075</i>
4	玻璃窗	<i>111</i>
5	清明霜	<i>153</i>
6	大米	<i>191</i>
7	驼背山	<i>231</i>
8	死人塘	<i>271</i>

1

石 鼓 门



夏三奶奶忽然慌乱起来，错了，错了，我的命不是我捏着。

厨房后东墙角，有一株老杏，垂头丧气沉默了几年，连带脚下的一口老井也枯了。孰料入冬时地气回暖，偏遇着百年难逢的小阳春，触动生机，竟自不顾死活地开了满头满脸。花小而瘦，类如米脂，然而开得突兀，又是一树的风骚妩媚，就像久别重逢的故人，热情得过分。

夏三奶奶心里犯嘀咕，当即沐浴更衣，沾着水把一头银发梳得周周正正，后面挽了髻，插一根色泽明亮的银簪。用一碗清水供在神龛上，另换了几枝檀香。取出算卦用的乌木块，合在掌心摇几摇，双手撒开，眼睁着看它们落地。屋子里光线太暗，卦相又实在奇怪，夏三奶奶没看清楚，只能歪着头认真地研究。琢磨半日，仍是无解。

吃过饭，刘媒婆拍拍前襟下摆，径直朝夏家大院走来。院子里的南瓜架下，夏兰一声不吭地蹲着，摆弄还没有功夫拔掉的枯藤。风干的茎叶耷拉着，对折时发出撕纸似的脆响。刘媒婆放慢窄窄的三寸金莲，心里不住地可惜：这丫头眉眼倒还俊俏，可谁知道竟是个傻姑呢？夏兰轻轻自哼自唱，像是怕吵醒堆在瓜棚下的石头。

红梅堆了一脸的客气，从灶台后起身搬椅子。刘媒婆刚落座，竹背椅痛苦地叫了一声，歪了。刘媒婆从地上爬起来，主客两边都是万分的不好意思。刘媒婆操起搅食棒，问：“煮猪食么？”挑开盖在上面的萝卜白菜，露出一簇白米，已有八分熟，又笑道：“你家猪倒老实，闻到饭香也不叫唤。”红梅往灶膛里添了把劈好的松树根，心想：我倒是愿意它们叫，这屋子冷清得像住了一屋子死人，嘴上却说：“刚喂过，这是准备晚上的。”刘媒婆赞道：“夏高有福气，娶了你这么个勤快的婆娘。”红梅想笑，心里却滚过一道凄凉：勤快有什么用，勤快能变出个崽来？嘴上仍客气着，





把自己刚坐过的矮板凳拎出来，放在刘媒婆叉开的胯下。

刘媒婆却再不肯屈膝就座，眼光曲曲弯弯，早盯在夏三奶奶闭紧的偏房门上。红梅心有所动，但知道自己再难有所作为，倒不如不去碰这晦气。刘媒婆转过头，嘴巴里咂着：“喂了几头年猪？”红梅正思量如何抽身，心不在焉地答：“三头。”刘媒婆两眼放光：“这么多，怕不是等着预备做喜事？”红梅心慌意乱，见刘媒婆不动声色间引入正题，不得不小心应付：“我一个婆娘家，又没本事出去讨饭吃，除了这个能干些啥？”刘媒婆眯着笑眼，菊花纹一抖一抖：“老二也不小了，该找个过日子的人了。”红梅叹气：“我们夏兰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谁家不想过舒坦日子了，非要揽这宗罪受？”刘媒婆拍手：“真要诚心，这样的人家未必没有。”红梅“哦”了一声：“刘奶奶你吃的是媒婆饭，见多识广，帮我们夏兰多留意一下。”

见红梅说的不咸不淡，刘媒婆不好再遮遮掩掩：“左邻右舍、乡里乡亲的，夏兰这孩子我也操着一份心呐！不过也得问明白，这孩子是留着还是嫁出去？”红梅疑疑惑惑地说：“听她奶奶口气，倒是要留的。你老也知道，夏荷死不开窍，铁了心是不认这个家了。”想着夏荷一文不名地从家里跑了，她这个当妈的又是疼又是怨。刘媒婆拉着她的手拍了两拍，安慰道：“要不说夏兰命好，真是巧了，现有一户人家男丁旺，家又穷，置不起家当，真愿意倒插门做女婿。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夏兰留在家里，倒不会受欺负，做娘的也不用悬着那份心。”

话说到这里，红梅也再难辜负刘媒婆的好意。硬着头皮去请示夏三奶奶，果然不出所料，热脸贴上了冷屁股。也不是出口伤人，夏三奶奶是不屑于再对这个媳妇吐只言片语了。虽然生活在一片屋檐下，早就分了锅灶单独过日子。关键是人虽然老了，眼刀子却依然毒，刺得红梅心惊肉跳。红梅自知办错了事，婆婆又要恨自己一个洞。

夏三奶奶瘦得不过一副排骨架子，纸片样似乎一吹就倒。脸上的皱纹水沟一般深，上面爬满褐色斑点，挤得眼睛没地方放，

只好藏在外包的眼皮下，窄得就像悬崖间残留的一线天。那窄窄的缝隙里漏出来的天光依然让红梅无所遁形。年轻时的夏三奶奶，时光倒流五十年的夏少奶，发髻高绾，明眸善睐，肌肤生雪，夏天总是穿着及踝的青绸长裙，用丝绸手帕掩着嘴优雅地笑，风情万种。和刘媒婆原先是掏心窝子的一对。她们是同年变成新寡，生活上寂寞得无话不谈。不同的是，夏少奶是狐狸精，男人女人不屑于惹，绕道而走；刘媒婆是母夜叉，男人女人不敢去惹，仍然绕道而走。两个被孤立的女人就这样走到一起。不料好过了头，土改时瓜分财产，刘媒婆拼着命，抢走了夏少奶神龛后藏着的一尊二尺高金身观音像，并且很快偷偷转手卖了。夏少奶被这一刀捅得大伤元气，半年才缓过劲来。从此就远着刘媒婆，就算叫了夏三奶奶亦如是。

红梅本是知晓两人之间这一段公案，在屋里接待刘媒婆已是错，贸然引荐更属反叛。一时之间暗恨自己糊涂，一厢情愿地以为婆婆会为自己的孙女暂时抛开个人的恩怨。孰料夏三奶奶端坐如佛，凡心似铁。红梅心里五味杂陈，默然退出。

刘媒婆回到厨房，东蹭西蹭，并不想就此罢手。红梅心里也是有气：就有千日的不好，也有一日的好来！辛辛苦苦伺候她们娘儿们，倒越发伺候成外人了。我算是没法熬出头，可夏兰是你亲孙女，是你夏家的香火，你要忍心，你就看着它断吧！碍着外人，也不好说些什么，背过身用力抹灶台。刘媒婆朝偏房膘一眼，下死劲啐了一口：“算我多心，这张老脸也没处搁。人家请我还懒怠不动，老骨头闲得不耐烦，自己上门臊一鼻子灰。夏兰若真有造化，托她奶奶的福一辈子也没个头痛脑热求人的事。”说完又并不急着走开，呵着气凑到红梅耳边问：“这事夏高能不能拿主意？你问问他。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。那边也没闲工夫多等，急着要出门，三两日就得有信回。”红梅一惊，停了手，狐疑地问：“这么急，怕不是人有什么问题吧？”刘媒婆拉下脸，冷冷地说：“这话没得听起来打嘴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一笔写不出两个夏字的大家子，我若真昧了良心，提着头也不敢来见你。奶奶我是可怜





你，在她手下过得艰难。若不把这事了了，你这辈子也别抬头。”红梅不知她为何非要卖自己这么大一个人情，但顺风转舵的工夫倒也绝不含糊：“是，瞧我这张嘴！我年轻不懂事，多心了。求奶奶多疼着我来，先稳住，过两天我再探探口风。”刘媒婆搁下句话：“紧着点，别耽误了孩子。”心里盘算着，也忘了要去摸摸夏兰的头，颤巍巍地走了。

红梅送出大门，只觉得屋脊上蹲着的两尊凤凰真的扑棱棱张开了翅膀，到处是吉祥如意的金色阳光。她死死盯着屋檐两边已被风雨剥蚀了颜色的兽头鬼脸：就是你们镇得我在这屋里抬不起头。你们赶紧得意着吧，好日子就快到头了。夏兰托着黑乎乎的东西，笑嘻嘻地举到红梅眼前：“吃……吃……好吃。”红梅吓了一跳，是一条蚯蚓，肥肥的丑陋的身体在掌心剧烈翻滚。真不知道这个时候怎么还会有这东西！红梅一阵恶心，捂着鼻子想吐，一边却飞快地拍落蚯蚓。蚯蚓落地的刹那，她听到脊梁骨轻轻“喀嚓”一声，一股冰线从脊背爬进后脑勺，半个身子僵住了。她机械地摇过头，夏三奶奶正叉腰站在门坎后，动不动就是一阵冷笑。

二

刘媒婆走出夏家大院，前胸贴后背的冰凉：了不得，大日头底下，那院里阴森森的，倒像是荒了几百年。邪魔作祟，更觉鼻塞声重，使劲拧了一把鼻涕，顺手抹在鞋帮子上。抬头望日，日如一只死了的眼珠子，蒙着一层灰翳，动也不动。拐过一条巷子，玉芹正在两棵柚树之间晾衣服，衣服入了水，又捶又搓，全部皱着脸，准备发脾气一样在棕麻绳上荡来荡去。刘媒婆一只脚踏上晒坪，努力想爬上去，无奈不如意，胖而且笨，上下为难。玉芹忙拉一手，含笑问：“跟那院里说过了？”刘媒婆摆摆手，喘着粗气。

玉芹回里屋盛了碗豆腐脑，调半匙糖，“丁铃当啷”搅着：

“这几天的豆腐还算嫩，是连生赶十几里路，从黑山岭背回来的。这方圆百里，除了黑山岭的黄豆，就做不出这么又滑又嫩的豆腐，不粘锅底，也有点嚼头。”刘媒婆在走廊搁着的高凳上起身，利利索索吸溜完，方开口说：“不是吃了你们几年豆腐我才这样说，现在这一辈，就算你们两公婆行事有体面，让人念记。”停了半晌，心里打起小算盘，红梅虽然有那个意思却做不得主，万一成不了事这里反而没了转弯的余地，倒不如先打个埋伏：“我说大侄女，趁早丢开手，真以为那屋里老太婆是菩萨？凡事都要过在手里掂出个斤两，不说你是真心，倒疑着你要算计她。”玉芹听了也不动气，仍是笑：“这是怎么说的，那院里除了一副屋架子，可还剩什么呢？”刘媒婆点头直叹：“就是你这句话了。可那屋里人不明白呢，还抱着几十年的坛坛罐罐当金银看，铜头烂铁都是宝。”

玉芹小心陪了半日，还是忍不住问：“依奶奶看，他们是从此不招这个女婿呢？还是嫌着我们家连生穷，没得失了身份？”刘媒婆白了玉芹一眼：“大侄女糊涂，穷怎么了，倒退几十年，他们家想穷还打着灯笼难找。我看连生就不错，根正苗红，吃得苦，耐得磨。这样人家出来的后生仔他们不要，难不成找个成日里逛街遛鸟的大少爷不成？我看你们也太心急了，倒让那没记性的王八羔子长了脸。”玉芹低头弄衣角，嗫嚅道：“话虽如此说，但我们连生家实在太不成样子。奶奶是他娘家村里人，你也知道，兄妹五个，老大作好作歹收了房，其他人讲定了都要走的。两个妹妹还没到年纪，只有老三连启没法再拖了。连生是奶奶你看着好，介绍给我，我这里说啥也不敢忘。连生的意思，不要和连启隔得远，相互也有照应。奶奶若还有办法，我们就放了心，一切凭奶奶做主就是。”

刘媒婆听得菊花皱纹又是不住地抖：“你也太贤惠，论理连生家的事也不用你操心的。好了，我该走了。大侄女托付的事，我留心就是了。”玉芹忙进屋拿豆腐，刘媒婆嘴里客气着，却一手接过来，抬脚就往外走。玉芹像刚刚认识刘媒婆这个人，不错眼地看着她的背影在巷口土圩子那头彻底消失。玉芹叹了口气。路是





黄的，树是枯的，心是灰的。玉芹又一次回过头，屋子张着没牙的嘴，没心没肺地笑。只有她心里清楚，这个家，一梁一瓦都在房上，一线一针都在席上，都不过是纸糊的模子，村里人一口气就能吹倒。

玉芹是这家里的养女。老两口一辈子也没生育，就收养了她。老两口临走前也没有结下什么善缘，在村里头的人脉像枯竭的水，左右不通。小两口只好关起门来，赔着笑脸过日子。就说做豆腐，泡豆磨粉，打浆倒模，哪一天不是半夜三更驴一样转，可有些女人递了钱拿豆腐，顺手还要多贪一块。连生低眉顺眼，只会“嘿嘿”傻笑。若说一句，女人就嚷：“又不是你当家，你个大男人咋的心眼比针尖还小。”连生受了气，回家就脸不是脸，鼻子不是鼻子地摔摔打打。玉芹就痴想：若是连启在这里，愣头小子霹雳脾性，再加上夏三奶奶家的根基，也不至于过得这么窝火。

虽然冬日昼短夜长，但日子并不是由着人糊弄。它该慢的时候才慢，该快的时候飞快，三步两步就跳到了黄昏。玉芹用簸箕在木桶里捞泡胀的黄豆，站在旁边沥水。连生和夏高一前一后相跟着回家。连生用卖剩的豆腐换了夏高几条二指宽的鲫鱼。鱼刚捞出来，在网兜里不得安生，玉芹忙接在手里，放入注满清水的瓷脸盆里，方安静下来。

连生问：“蚰蚰没在家？你让他在菜地里做事？”

玉芹“哼”了一声：“做梦吧你，大清早碗一丢，连根汗毛都没回。你这当爹的，再不管的话，他的心都玩野了。支书的女儿来家访，说他聪明倒聪明，就是玩心重，心思根本不在课堂上。要你认真看紧点，帮他开开窍。”

“孩子还小嘛，要用功什么时候不可以用功？他高兴玩，就让他痛快玩几年，别回头抱怨咱们没给他好日子过。老师来家访，怎没听你提起过？你没捎几块豆腐给支书？”

玉芹正埋头在木桶里划拉，头也不抬：“怎么没给！人家学生妹子脸嫩，哪里好意思白拿，非得留下钱才走，拦也拦不住。唉，这人跟人哪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！你套磨吧，我这边马上就好

了。”连生半天没出声，只嘴里冒出一串含混不清的嘟噜。大概今天多跑了四五里路，要说累，也该累了。

夜半得闲，红梅把事说给夏高。夏高像个锯了嘴的闷葫芦，半日憋不出一句话。红梅就急了，冷笑：“我知道你嫌着我们娘俩，是死是活从来就没放在眼里。我是白担了好名儿，都以为你们夏家根深叶茂，不知怎么享福。你自己摸摸良心，你们家什么事不让人悬心，又不好抱怨给旁人听。”夏高面目模糊，声音也游移不定：“老太太想抱孙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红梅正等着这句话，“忽”地掀开被子坐起来：“想抱孙子，也得有个有本事的儿子啊！女人是什么，不过是你们夏家自留的一亩三分地，关键是男人的种子。你们夏家没传下好种子，好意思把气撒在我身上。但凡是个明理的，也不会三天两头摆脸色。我有错，我担着呢。是死是活放句话，也让人明白。”夏高两眼白着黑漆漆的屋顶，嘴上不说，骨子里头却是伤尽了自尊。男人一旦受了挫折反而更加执拗，自己掰着自己的手，自己跟自己犟，却是让人觉得不可理喻了。

夏高在绝望中沉默地体会着自己的心缩小成一块坚硬的石头。红梅哭道：“你也不用恨着我。当初嫁到你们夏家，也没请三媒六证，也没多要聘头彩礼，谁让我是看上了你这个人，就……就黑灯瞎火过了门……”夏高突然不耐烦地打断她，尖声尖气地说：“难怪别人说便宜没好货。”这句话太伤人了，像泛着白光的冷刀子，“噗”一声就穿透了红梅心窝。红梅欲哭无泪，真真是灰了心了，跟了他十几年，这样的话都说得出口，再下去还有什么盼头？红梅的眼光散了，半日不动。黑暗中像是伸过来一只手，活生生把填在他们之间的某种东西掏空了。连时间都陷入了看不见的泥沼，走动得十分吃力。

红梅木了半天，心里一横，动起来费劲摸索，扣好衣领，不声不响溜下床。夏高突然从后面扑上来。红梅知道，他这是后悔了，害怕她去寻死。心里一阵鄙夷，你若是男人，哪怕狠了心由





着我呢？夏高虽说瘦，男人的那股力道还是有的，整个光溜溜的身子靠在红梅背上。藏了一夏的高粱米枕头，头头脑脑都是樟脑丸的气味。夏高闻着红梅黑光油滑的粗辫子上淡染的樟脑味，不出声地舔着红梅白嫩光滑的脖颈。红梅的心不在了，像一个洞，只泛上来酸涩的空虚。这么多年的光景，还是跟狗给过了，夏高还是不明白女人，不明白自己。我再怎么贱也不是块木头，由得你一忽儿冷，一忽热耍性子。回过神来，红梅恨得咬牙切齿，屈起右肘，狠狠地朝后一撞，正对着夏高的下巴。

夏兰刚生下来，听说没带把儿，夏三奶奶的脸马上就下了一层霜。红梅坐月子坐得比犯了事下大牢还凄惨，日日里清汤寡水，连块鸡屁股也没摸到。红梅自己要强，又不肯说与娘家人知晓。夏高心里不爽，也是管一顿丢一顿。看着实在不像样，只给烧碗红糖鸡蛋。红梅又要管自己，又要顾着哭天抢地的夏兰，整天像赶上了架的鸭子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由此落下一身病根。刚过了月子，妇女主任就追上门，架起人往乡卫生所送。结扎回来，瞅着灶冷屋凉，红梅的心也死了，倒头就睡。谁知当晚夏兰发烧抽了一夜筋，早上只剩下满嘴吐白沫。小命倒是捡回来，人却傻了。夏三奶奶跳了一顿脚，把满屋子的鬼都咒在红梅身上，从此便丢手不管。红梅终是胆小气怯，便也恨上了这院里的角角落落。

思来想去，红梅一夜没睡踏实，天刚泛青才小睡了片刻，醒转时发现对面的夏高不见了，自己蜷在火厢上，多添了一床薄毛毯，知道是夏高所为，合了眼打算继续睡。过了一会儿，听见偏房里传出动静，却是夏高的声音。红梅支起耳朵，努力分辨，那声音却存心跟她捉迷藏，一送高一送低。红梅心下不痛快，坐起来，口里含着木梳，不声不响地打理乱发。夏高进来也不理睬。夏高嘴角淤青，低着头，半是厌倦半是疲惫，说话却有点大舌头：“我看娘的心里，还放不下夏荷。”红梅一激动，终究忘了晚上的不快：“不是我当妈的咒她，夏荷这丫头靠不住，不配人疼。夏兰虽说脑筋坏了，可是踏实，守本分。你娘这么个聪明人，怎么连这点也看不透？”

夏高完成了任务，便也不觉愧疚：“你这话说了等于没说。这么些年夹在你们中间，我早就里外不是人了。这些着三不着四的话，你说得出口，我却没听见。”红梅虽然自己消了气，心里烧过的灰烬却还没散：“今儿算是听了句明白话。你要真能成气候，老太太自然舍不得放你走，活该埋在这里守一辈子，地主老爷带了个穷命！”夏高满脸通红，嘴里直嚷嚷：“你怎么又拿这个说事，当初是我自己不愿再读书，退下来养家的，怨不得我娘。我晓得你早后悔了，跟着我太吃亏，现在去找别人，也是不迟。”红梅欲待发作，没来由地忍下去，只淡淡回应：“你说个人家，我就去。”夏高也不示弱，强撑着说：“不去就是天打雷劈。”红梅不觉又伤起心来：“我知道你嫌我，想变着法儿打发我出去。那屋子里老太太也是这个意思吧？”夏高跺着脚说：“你看你，何苦来，自己勾着生事，反倒拿话压我，乱拉扯别人。”红梅抹去眼角的一滴泪，息事宁人地说：“算了算了，我也不争了。吵来吵去炒的都是剩饭，吃多了也觉无味。我看夏兰这事，还得她大伯来拿主意。他在镇上当老师，他的话，老太太还是要让三分的。”夏高皱眉道：“谁知他愿不愿来，就算愿来，也要看有没有空。他们教书先生一天到晚都让书本压着，想抽身也不容易。”红梅不信，只说：“他好不来？他若还想着你这个当弟弟的风里雨里把他供出去，他不该来？”

夏高懒得再理她，挑了鱼担在肩，长吁一口气：“天不早了，我还得下鱼塘打鱼。我不回来吃饭，你让夏兰送过去。吃了我好上路。”红梅恨恨地看着他，心里想：走吧走吧，都别在这里现眼，我知道你们一个二个都想出去。这屋里呆不得，呆不得啊！院子太空了，心里太静了，世界太大了，红梅手一丢，菜刀在案板上“咣当当”乱响，像有人抱着头不住地撞墙。

三

忽一日，夏三奶奶坐在蒲团上打盹，梦到一院子的乌鸦落在





地上，人却无处下脚，踩来踩去，尽是乌鸦屎，正没个开交，有人冲进来，乌鸦受了惊，一股旋风样刮得无影无踪。夏三奶奶迷迷魂魂，出了一身汗，忙打跌作揖不止。身后却真的有脚步声，大儿子夏文拎着冰糖水果，恭恭敬敬叫了声“妈”。夏三奶奶心知肚明，却不点破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来了。难为你想着，也过节也不拜神的。你忙，坐坐就走吧。去看看你弟弟、弟媳妇，他们也正念着你呢。”想来想去，两个儿子都很可恨，连个传宗接代的事都干不好。大儿媳不愿回来读她的脸色，摆弄得儿子也越发离了心，远着自己的娘。罢了，罢了，这都是命，我烧香拜佛也揽不上自己的身。老头子，天要绝你夏家的后，你在地下也就认了吧！

夏文寒暄几句，便选了包牛皮纸扎的冰糖送到隔壁。红梅脸上春风荡漾，忙着泡茶请座。老太太毕竟见过世面，虽然彼此失和，大家子的礼数仍不肯废掉。逢年过节，规矩多得两个媳妇暗地里直咬牙。夏文见她忙成这样，尽管不自在，仍是问：“家里还好吧？听说夏高犯腰疼，请了大夫没有？这身子有事，可不敢给耽误了。”夏文得了弟弟的惠，在这屋里说什么也抬不起头，只要有机会，这个弟妹就要藏头露尾地翻翻旧账。红梅却认真听着，笑出一脸的和气：“庄稼人身上谁没有个七痛八痛的，忍一阵也就过去了。倒是她大伯让人担心，听说粉笔灰吃多了也不是闹着玩的，怎么想个法子，离开点才好。”夏文“嗤”的一笑，方说：“哪有那么严重。要真离开粉笔，我还能干什么？扛锄头又不会，难不成去卖鱼？又不认得秤星子。”红梅打趣道：“你若是卖鱼，夏高也只有回来帮我看孩子了。”夏文搓搓手，一脸的尴尬。红梅忙止住声，自己原是打趣，不成想让人想出了那层意思，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

隔了一会儿，红梅开口说：“开玩笑呢，夏兰如今也懂事了，除了不认字，穿衣吃饭都是自己来。我也放了手，由她每日里自己闹。”夏文见说到侄女，巴不得说完就走：“正为这事。夏荷如今心大了，又在外边开了眼界，若真找到合适的人家，就随了她